



## 滴下来的眼泪 流到调色盘上 搅一搅 继续画 美术艺考生的酸甜苦辣

每年高考大军中,都有这样一群特殊的考生,他们背着画板、手执画笔,在素描的线条与色彩的晕染间,铺就通往大学的专业之路。他们就是美术艺考生。

2026年浙江省美术联考成绩已正式放榜,这场被考生们称作“为艺术而战”的专业大考,也随之落下帷幕。从去年12月中旬开考,到现在成绩揭晓,记者跟踪走访了我市多家美术教育机构和高中,记录艺考生们这段特殊的备考与应考心路。

### 考生奋斗形象特写

沈亦舟是一名美术生,参加完12月份的浙江省美术联考后,马上回到了高中的课堂上。文化课复习时间十分紧张,在此前,她也曾因身处高手云集的环境倍感压力。尤其在速写科目上,作画速度迟迟提不上来,一度令她陷入自我怀疑。

转机出现在老师的建议下。她将作画方法从光影转向线描,再加上她主动私下请教,把老师当成无话不谈的朋友,逐渐摸索出了门道,专业水平也稳步提升。这段经历让她真正沉下心来钻研绘画。如今她铆足了劲,决心在文化课上也不落下风。

艺考之路的艰辛,不仅落在笔端,也沉淀在心理的调色盘上。考生吴希研的父亲在陪读过程中,对孩子的艰辛与成长感触颇深。他听闻画室里流传着一句打动人心的话:“滴下来的眼泪,流到调色盘上,搅一搅,继续画。”这句话是许多艺考生扛住压力的真实写照。在他看来,这段经历不仅磨炼了孩子的画技,更锻炼了心理韧性。为确保冲刺效果,他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关注女儿的学习,也时刻关心女儿的身心健康。孩子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品质——虽然辛苦,但只要结果向好,便无畏前行。他说。

在永康市第六中学,晚自习后的教室灯火虽熄,许多艺考生仍带着资料返回宿舍挑灯夜读,抓紧补上半年来落下的知识点。时间,成为他们最稀缺的资源。

该校艺考班班主任段金秋指出,学生们离校集训半年多,虽然返校后积极性很高,但复习时间极其有限。对此,该校明确策略,即引导学生聚焦优势科目,力求在一到两门课程上实现突破,而非全线出击。随着艺考改革深化,文化课成绩在录取中的权重持续提升,已成为艺考生升学路上至关重要的“第二战场”。



美术艺考生的画材

### 艺考不是一条捷径

据了解,近年来的美术高考,特别是顶尖院校的校考,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。其最显著的趋势,是文化课门槛显著

参加美术类的考生总人数在减少。我市一家美术教育机构的负责人朱鸣放观察到了这一变化,浙江今年的艺考人数变化比较大,大概在1.7万人左右,比往年要少,而三年前的艺考人数达到2.3万人左右。他认为,数字变化的背后,是录取规则改变驱动的理性选择。

永康市第六中学的美术老师蔡琳印证了这一观点:近几年,美术艺考对文化课和专业课的要求都在提升。以往部分考生可能因文化课薄弱而转向艺考,如今这条路已不再轻松。

朱鸣放对此有更具体的阐释:比如报考中国美术学院,以往是按专业排名后,再根据文化课分数从高到低录取。但现在,考生的文化课成绩需达到本省一段线的硬性门槛,才有资格参与竞争。这直接导致了冲刺校考的人数减少。

门槛的提高,促使学生和家庭在决策时更加审慎。朱鸣放说:相较从前,文化课薄弱依靠在专业课上苦学来冲刺的学生少了很多。与此同时,艺术类院校的招生方式也趋于多元。例如,部分学校的建筑专业依据联考成绩录取,美术史论专业按纯文化分招生,这为具备不同特长的学生提供了更多可能。一系列变化表明,当下的艺考选择,正褪去“升学捷径”的色彩,变得更加理性与多样化。

除了文化门槛,专业考试本身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方向性转变,对考生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蔡琳特别指出了联考中速写科目的根本性变化:该科目已从传统的速写转向综合创作。它要求考生不仅要满足造型创作准确,还需在画面中融入对美术史的理解、个人视觉风格的探索,以及不同材料效果的构思与搭配。这一变革也体现在分值的调整上。速写(综合创作)的分值已提升至与素描、色彩同等重要的水平,形成了专业基础科目“三足鼎立”的新局面。

蔡琳认为,这种改革实际上呼应了现实需求:它更侧重于考查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观察、思考与创作能力。目前美术生的就业广泛面向设计、文创等领域,此类改革更能筛选和培养适应未来工作需要、具备创新和实践能力的人才。

### 未来

女儿联考大捷!281分,全省排名第75。这是她蘸着汗水与热爱,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荣耀。1月10日中午,成绩刚一公布,吴希研的父亲便向记者发来喜讯。这份成绩,成为这个家庭在艺考路上最好的注脚。

### 有无数的可能

还有丁彤彤。刚出成绩那会儿,我不敢自己查。她眼里闪着光,后来托朋友帮忙,看到成绩后,真是激动的心,颤抖的手。成绩比她预想的高出十几分,在画室排进前100。我不想浪费这么好的专业成绩,接下来,在文化课上也得加把劲。对她而言,联考的胜利是一剂强心针,也让她对几个月后的高考志愿填报,有了更清晰的向往——是冲刺顶尖美院的环境设计方向,还是选择综合大学里与设计、数字艺术接轨的专业,她正和家人仔细权衡。

随着浙江省高考首考(即1月举行的外语与选考科目考试)成绩可计入高考总分)落幕,像吴希研和丁彤彤这样的艺考生,已进入文化课冲刺的最后阶段。联考的成功,为他们打开了专业之门,而最终能走向何方,仍要看6月的最终一战。

然而,并非每个人的艺考之路都一帆风顺。吴卓杰就曾因联考素描一张画灰了的肖像而受挫。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:入伍,在部队里画板报、搞创作,让绘画以另一种方式延续。如今,他致力于开发独立游戏,昔日的美术功底让他在角色设计上重新找到了支点。

艺考让当时懵懂的我们认清了自我。吴卓杰反思道,它可以是人生的转折点,也可以是一个途经站。在他看来,绘画赋予的远不止技艺,更是一种在试错中优化的生存哲学,这支撑着他在后来的国家级竞赛中逆袭获奖。他的故事也说明一场考试的分数,并非艺术生命的终点。

有些人总担心艺术生的出路,但艺术教育培养的,本质上是一种可迁移的综合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视角。蔡琳观察到,在数字艺术、游戏设计、跨媒介创作等领域,艺术生的技能正焕发出新的适应性。所谓“技多不压身”,只要基础扎实,路总会在实践中越走越宽。她说。

艺考这条路从来没有标准答案。它更像是一枚多棱镜,折射出年轻人不同的选择、坚持与成长的可能。在奔赴终点的途中,每一笔色彩都在勾勒他们独一无二的未来。